

台风所带来的

原创 何妨 [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星球](#)

台风之前其实不是台风，那是一股微风，是一股仲夏的微风。起初我只认为这股风带来的有些许凉意，能够缓解憋闷的环境，给心情一点愉快的慰藉以外，并没有觉得这股风有什么不同，也没往这方面多想。风也没有多想。

我？我是一块云，一块具有陆离斑驳的云，我比较散漫，在遇到这股风之前，我一直被动地无所谓地随着天气变化走，被吹散就再聚合，聚合后就再被吹散，也无所谓自己被吹成什么形状。

这股风带来的些许凉意消散后，我感觉到它明显开始有些许躁动了。在那天夕阳升起，天空又像一张简笔画后，它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离去，风与我隔着一段似近非近似远非远的距离在盘旋，我不太确定它是否是在为我驻足，它是在为我停留吗？它肯为我停留吗？我是不是想太多了？我好像是隐约中听到了那股风的低语，它的声音有些内敛，有些含蓄，有些仓促，有些委婉，也有些不舍。

我试图去迎上那股风。我不再紧绷身体，将身上的云块密度变得松散，我开始去靠近它，想让它感受云块的轻柔。它也没有退缩，继续盘旋着，我凑近到了它，它吹拂到了我，它托着我，我衬着它。我逐渐徜徉其中了。我想，要是一直像这样的夏天就好了，这样的季节，一会儿梨花带雨，一会儿晚来风急，空气濡湿清冽，这股风挟裹着我，环绕着我，无论我向哪个方向移动，我都能一头撞进那股风里，就像撞进什么人怀里。这样的比喻给了我一种假象，让我觉得我真能像那些洁白的高傲的云彩一样，能有风愿意为之停留，能一直与风为伴，也能够风云变幻，风卷云舒，成为天空中一道亮丽愉悦的风景。

但它终究还只是路过了我，我们没有过多交流，更没有什么可以进行的发展的依托。我们大多时候都是缄默，虽然寄托不多，但我总觉得和这股风之间有一种默契，对我来说，它也许视我半是侥幸，半是难以言喻的希望。

在等待那种难以言喻的希望时，我时常在天空起风时从大云层后面探出头来，以自己细小的身躯在大云层的边缘观望着伫立着，这当然很傻，其他的每个气象伙伴也都觉得这很傻，他们当然这么觉得。但我喜欢之前那被风吹拂挟裹的感觉。为了寻找它的踪迹，我试过不再驻留在原地，我找尘埃问话，托雨滴帮寻，我甚至在晴朗的时候搬进鸟的眼睛，盯着路过的风。

世界是什么样子？生活是什么样子？我的感觉里，除了那股绵长、无处不在的风，其余都是尘埃，我们在其中奔突，努力站稳，但更多的时候是东倒西歪，身不由己。但那股风挟裹着我，我不但没有东倒西歪，反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稳妥与安逸，让我怀念，让我留恋，让我依依不舍，让我只剩回忆，只剩幻想的寄托。

但是很徒劳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那股风再也没有出现。

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失落后，我开始习惯于在大云层后面躲藏自己，不太喜欢一个人出来在阳光底下，我感觉是我遮住了太阳的光辉，我不适合飘在太阳面前。我开始逐渐丧失对风以及其他气象活动的感知能力，开始羞于谈论自己重要的和在乎的事情，没办法，我变得越来越敏感了，我觉得我这个样子，是没有风能够再为我驻足了。

我漫无目的地飘荡着，不在乎被雨滴和尘埃打成什么形状，我不再保持坍塌，我开始无为探索，开始到处奔走，我在一种巨大的伤感的沉寂中，伸展躺平，无法自拔。

在这样的沉寂里，那股风就又毫无征兆地出现了，我似乎已经很难再辨认出它的样子。但令我欣喜的是，它依然带有曾经的低语和挟裹，它不再继续保持委婉和含蓄，它逐渐充裕，很快膨胀，很快将我纳入风眼，将我团团包裹。我以为它只是发展成了一股狂风，但她没有肆无忌惮，没有恣意忘我，反倒是倾听和跟随我的意志，不断变幻风力，以托着变幻成不知道是什么形状的我。

它是一股台风了。台风所带来的，外围是让人沉沦的安静与凛冽的干净，台风中央，是专属于我营造的一片一望无尽的温柔。

我意识到自己所有的身心都沉浸在那阵风里，让我措手不及，内心无法安定，但又挥之不去，形影相随。所有的生活和心意都聚集在此处。我徜徉在台风中央，不再有之前的涣散的不安。这是一个值得赞美的天气，台风来临，万物挟裹，树枝颤抖，但又不掉下来一片叶子。我终于不用再被吹散，我终于可以驻留云端。

过去许多年后我才明白，那并不是一个幸福的开始，那就是幸福本身。后来，我就对幸福有了经验：它灿烂，宁静，干净，避俗，出其不意，无法复制并且独一无二。

这是一个春天，我又与这股风不期而遇，我又被台风挟裹到中央。东西南北风都一样了，因为四面八方都是这股台风，也正因为在这个春天有这股风，才称得上是春风沉醉。

[阅读原文](#)